

E. L. Doctorow: A Romantic Gnostic in Postmodern Context

Jiancheng Bi^{1,a}

¹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China

^a1098661449@qq.com

Keywords: E.L. Doctorow, Postmodern Context, Romanticism, Gnosticism

Abstract: One of the quintessential novelist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 E.L. Doctorow is distinguished for his innovative juxtaposition of historical and imaginative texts, and is deservedly tagged as a “postmodern author”. Nevertheless, through thorough research on his artistic principles and literary practices, we may detect a kind of spiritual reference that is in stark contrast to the postmodern literary thoughts, but quite in tune with Gnostic principles and Romantic Spirit. Interpreting Doctorow’s novelistic creation with the aid of Gnostic thoughts and Romantic feelings may help throw light to the appreciation of Doctorow’s work, redress the stereotypical title of the “postmodern writer”, bringing more vivacity to Doctorow criticism.

E.L.多克特罗：后现代语境中浪漫的灵知论者

毕建程^{1,a}

¹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重庆，中国

^a1098661449@qq.com

关键词：多克特罗，后现代语境，浪漫主义，灵知主义

摘要：作为美国当代文坛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E. L. 多克特罗一直以其将历史与虚构的文本相融合的文学创新为人们所熟悉，被冠以“后现代主义作家”。然而通过对其创作理念及创作实践的深入研究，我们会从中发现一种与后现代主义文学思想特征截然不同的精神内涵，而这种精神内涵却与灵知主义的思想原则颇为吻合，并且充满浪漫主义精神气质。本文用灵知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思想原则和精神态度来诠释多克特罗的小说创作，试图拓宽研究视野，修正标签式评价，为多克特罗批评研究带来更多的生机和活力。

1. 引言

E.L.多克特罗(E. L. Doctorow, 1931-2015)是当代美国为数不多的一流严肃小说作家之一，曾被美国媒体誉为“国宝”(national treasure)。自1975年其代表作《拉格泰姆时代》发表以来，他一直被评论界冠以“后现代主义小说作家”，其小说也普遍被认为是后现代派小说中的代表性作品。但实际上，我们在阅读多克特罗小说作品时却能发现就思想内涵而言它并没有表现出后现代主义的显著特征——怀疑主义和相对主义。应该说多克特罗对后现代小说写作技巧(例如：拼贴，语类杂糅，非线性叙事等等)的娴熟运用并不能成为将其归入后现代派作家的充分理由。连多克特罗自己也承认他仅仅是利用那些所谓的后现代主义技巧好“让读者不至于犯困”^{[1](P134)}。早期评论者很少有人关注多克特罗作品中所蕴涵的道德因素与精神诉求。与将多克特罗视为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后现代主义作家的普遍观点相左，本文试图论证以下观点，即：多克特罗是一位后现代语境中的灵知论者，其思想颇具灵知主义的精神之魂。他的作品虽然采用了所谓“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但精神内核却是灵知主义的。他秉承了社会小说(多

克特罗认为欧美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们的作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因此把它们称为“社会小说”。而且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创作也是继承了这一文学传统。此处沿用多克特罗本人的说法。)的文学传统与浪漫主义的创作情怀,传达出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人文关怀。

2. 灵知与灵知主义

灵知与灵知主义(“诺斯替”是英文Gnostic的音译。刘晓枫先生认为,汉语学界在不知其究竟时采用音译是稳妥的。但当我们知道了诺斯替派对Gnosis有独特的、且事关灵魂和世界得救的看法时,应该将其正名为“灵知”,而诺斯替主义也应该相应地成为“灵知主义”。参见刘小枫编《灵知主义与现代性谋杀》前言,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2001。本文便采用这种译法。)实际是我国学界所熟知的诺斯与诺斯替主义的意译。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是一个现代术语,来源于希腊词 gnostikos(即knower,指一个拥有诺斯或“秘密知识”的人)。而诺斯(gnosis)这个词就是苏格拉底著名的“认识你自己”中的“认识”一词,它是指一种神秘的、属灵的救恩知识,有别于实际的理知。^{[2] (P2)}它是关于“人生的奥秘”的知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关于神与自我的知识;因为它是秘密的,所以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拥有这种知识,但是对这种知识的拥有会决定性地改变知者(knower)的生命状态,从而使他得救。因此,“灵知(诺斯)”作为一种知识,在灵知派体系中具有本体的地位与创生的作用。它是盛行于公元二、三世纪的一种宗教运动,被正统基督教视为异端。灵知派的知识具有一种宗教或超自然的意义。它是一种精神活动,“一方面要限于天启的体验,通过神圣和神秘的经验知识或内在光照获得真理;另一方面它不是关于特定事物的信息,而是给予它自身的信息。它要修正人的状态,负责带来救赎”^{[2] (P34-35)}。总之,灵知派知识中实践性的救赎观与反理性思想体系是灵知主义的典型表现。

就灵知主义的宇宙论而言,其核心特征是神与世界之关系以及人与世界之关系的极端二元论。神绝对地超越于世俗,完全是宇宙的对立面——神的光明世界自足而遥远;而与神的世界相对立,宇宙乃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完全由低级能量所创造。人与神是同质的,人的异在于这个世界和借灵知而得拯救,与神重新合一是灵知主义的人类学主题。

自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埃及发现灵知主义经书《拿戈·玛第文集》(The Nag Hammadi Library)以来,灵知主义研究便成为西方学术界的一个焦点。学者们不仅把灵知主义看作历史上的一场精神运动,而且进一步把它视为对人类处境的一种独特类型的回应,认为它的思想原则与精神态度普遍地存在于历史的各个阶段。尤其是,灵知主义的精神原则已经体现在现代精神之中^{[3] (P1)}。正如刘小枫先生所预言的“(无论哪种情形),21世纪都会仍然是一个诺斯替主义的世纪,而且多半是诺斯替主义的人义激情和超然寂静结伴而行”^{[4] (P67)}。

3. 浪漫主义创作情怀与灵知主义思想原则相统一的创作理念

在一系列多克特罗的访谈,对话和随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创作理念是完全符合浪漫主义的创作主张的。浪漫主义强调人的想象力与灵感。多克特罗也特别强调小说家的灵感与想象力在小说创作过程中的作用:“我相信这一点:想象力是一种‘天赋’。当你致力于写小说时,你就能获得一种非虚构作品所不能赋予的敏锐或智慧或洞察力”^{[5] (P91)}。而这些正是一个小说家应有的特质。他甚至认为:“小说家的想象力是真相的来源”^{[6] (P68)}。“显然,想象力影响和构成世界,而世界反过来又影响着想象”^{[7] (P82)}。浪漫主义强调主观精神,反抗理性,怀疑科学。多克特罗在《上帝之城》(City of God,2000)中借维特根斯坦之口道出了他对科学和理性的怀疑态度:“即使一切可能的科学问题都已得到了解答,也还完全没有触及到人生的问题”^{[8] (P145)}。另外,浪漫主义文学创作的目的是为了抒发人们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希望社会更美好。多克特罗在他的小说中通过对历史、政治、宗教、哲学等严肃问题的探讨和对人类精神的关照,寄托了他对人类美好未来的理想和希望。他的这些具有浪漫主义创作倾向的主张是不应该被忽略的。

而对多克特罗影响最大的当属美国浪漫主义代表人物之一的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作为

超验主义理论家的爱默生，在美国最先提出浪漫主义的主张。爱默生因其超验主义思想而被哈罗德·布鲁姆称为“我们美国灵知的奠基人”^{[9] (P243)}。他的超验主义思想的核心观点与灵知主义的思想原则高度一致。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超验主义强调直觉的重要性，宣称存在一种理想的精神实体，超越于经验和科学之外，通过直觉得以把握。而这种神秘的具有启示性的认识与灵知主义中的“灵知”(Gnosis)概念非常相似；超验主义提出的“超灵”(Oversoul)这一概念相当于灵知教义中“至高的神”(Supreme god)，具有无限的超越性；超验主义认为人类灵魂与“超灵”是一致的，这也符合灵知主义“人神同质”的教义；再有，超验主义强调个人(Self)的重要性，认为生活就是为了发掘、表达和充实自我，而灵知主义修行的最高体验就是认识内在的真我也即那个未知的神(the unknown god)。这些超验的、灵知主义的思想在多克特罗的创作理念和创作实践中都有充分的体现。

在《报道宇宙》(*Reporting the Universe, 2003*)这本作为其哲学沉思录的书中，多克特罗表达出了他对文学的那种宗教情怀，也表达了对自己精神导师爱默生的敬意，本书的名字便出自爱默生。多克特罗认为小说“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是直觉的，形而上的，神秘的”^{[6] (P36)}。他相信直觉性感知的力量，认为小说创作能给予大脑更多的思考空间，当你借助想象力进行创作时，你的头脑在某种程度上会变得更强大，更有感知力。爱默生曾经提到作家对宇宙的描述、表现和理解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报道的能力”不是指记者、科学家、或哲学家所具有的能力。这无疑便是多克特罗眼中的直觉性感知力。他认为，作家是一群被赋予了“灵性”的人，即获得了秘密知识(灵知)的人，靠着这种特殊的禀赋，他们得以洞悉人性与社会，使他们的文字能够真实记录人生，报道宇宙。

在随笔集《创造灵魂的人》(*Creationists, 2006*)的前言中，多克特罗反复提到人类的心灵(mind)。在他看来，正是人们富于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心灵才是联结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过去和现在的媒介。他提出，有某些东西存在于人的自我意识之外，而却在叙事的间隙中闪着光。在他看来，艺术家的灵感便是一种灵知，是一种对超验真理的直觉性认识。他还宣称一部小说的写就是以小说家的生命为代价的，作家的存在已融入到作品的写作当中，最后作者对于自己来说也变得神秘起来。^{[10] (P2)}而与神交融(union with god)和忘我(self-annihilation)的境界正是灵知教派修行的最终目标。

在谈到作家的创作灵感时，多克特罗总是用到“光”这个词，而且他认为这是一种“神佑的光”。我们知道在灵知派体系中“光”是一个核心的意象，它对应的象征性语言是“灵性的种子”或“神佑的火花”。在随笔集的前言中，多克特罗使用了“光”这个词的不同形式(名词有：illumination, radiance, 动词有 shines, flashes, dazzles)，这表明他倾向于把作家创作的直觉体验与灵知派中体现为灵知之光的感觉，即传播隐秘知识的直觉等同起来。

多克特罗在作品中表现出的对现实的关注也与灵知主义的精神气质相吻合。这种精神气质首先体现在它的入世态度，它不规避现实，不像其他超凡脱俗教义所倡导的那样追求宁静与避世，而是密切地关注生活的变幻无常，热切地寻求一种生活方式，力求解决人类在世间的困苦^{[11] (P44-45)}。多克特罗是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作家，他说他之所以致力于写作，“只是由于人总是喜欢觉得自己能起某种作用。”他历来反对对欧美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否定，坚持文学创作不能离开社会生活。“我从来都认为我的小说继承了狄更斯，雨果，德莱塞，杰克伦敦等大师的社会小说的传统。这个传统深入外部世界，并不局限于反映个人生活，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力图表现一个社会”^{[12] (P7)}。

多克特罗曾经对他作品中的精神因素坦言道：“每一个创造行为都是人类对那个伟大的创造(上帝创世)的微不足道的模仿”^{[13] (P10)}。当谈到他的创作经历时，多克特罗用一种带有宗教意味的口吻说：“我认为作家的才能与记者或面对审判的证人是不同的。这是类似于宗教见证人也即与基督面对面时人才会拥有的能力”^{[14] (P196)}。显然这是指一种类似宗教体验的，形而上的潜力，无法言传却又真实存在。

由此可见，多克特罗的创作理念颇具超验主义与浪漫主义色彩，它们与灵知主义的精神、思想与气质也非常吻合。

4. 遍布灵知意象与象征性语言的创作实践

在小说创作中，多克特罗更是多用灵知意象与象征性语言，表现出他的灵知主义思想倾向。汉斯·约纳斯(Hans Jonas, 1903-1993)在《诺斯替宗教》(*The Gnostic Religion*, 2001)里详细地谈到了灵知意象与象征性语言，如异乡人，此世界与彼世界，生命与死亡，光明与黑暗，堕落、下沉、囚禁，麻木、昏睡、沉醉，孤苦、恐惧、思乡，形而上学的流离失所状态及联结(合一)等。这些都在多克特罗小说中有具体的体现。

“流落异乡的神圣火花”(“alienated” divine spark of light)是灵知主义最主要的象征。在多克特罗小说文本中对“光”的指涉最能体现灵知派这一意象。“光”是在《鱼鹰湖》(*Loon Lake* 1979)和《比利·巴思格特》(*Billy Bathgate*, 1989)中反复出现的灵知意象。如：在前者中，鱼鹰湖被称为“盛满光的碗”^{[15] (P257)}；还有许多提到光的语言都颇具灵知意味，如：“来自我灵魂深处的一道认识的闪光”^{[15] (P122)}，“她眼中的光”^{[15] (P123)}，“一束道德的光”^{[15] (P123)}。在后者中，光的意象则令人印象深刻的多次出现在对比利那位有点神经错乱的寡母的描述中。她为了哀悼自己被抛弃的命运在家里一直点着许多蜡烛。书中还提到，在犹太教中作祈祷的仪式(davening)象征着烛光的摇曳，从一边偏向另一边，总是处在被熄灭的危险中，像“灵魂的那盏微弱的光”^{[16] (P2)}。《上帝之城》中那位裁缝临死时眼中的光，及在宗教语境下对光的指涉都使人自然会联想到灵知的降临。而小说对爱因斯坦光的弯曲理论的描述中也表达出作者宁愿让爱因斯坦本人也信仰一种基于物理学的灵知。

又如“认识(recognition)”一词被灵知主义者用来指一个人从精神上的流离失所状态开始回归神性的第一步。这个“认识”指的是灵魂从沉睡状态中被唤醒，对自身在异乡中的处境的了解。这是类似于宗教“顿悟”的一种感受，可以就此改变一个人的一生，使之获得拯救。小说中总有一个认识事件是具有灵知启示作用的，它使主人公从沉睡(无知)状态中苏醒，发现人生真谛。如：乔得知华伦的死讯及比利对苏尔兹弥留之际遗言的解读都有类似的效果。

灵知主义强调“发现自我”，而自我正是通过与这个世界的分裂而被发现的，它表现为自我呈现出极度孤独的状态。孤独感也是多克特罗小说中许多人物的普遍情绪。如：乔反复地强调“我始终总是孤独一人”^{[15] (P5)}。当比利通过玩杂耍而赢得苏尔兹的奖赏时，他也突然感到从小伙伴中被疏离出来，再也没有那种归属感。同时，乔和比利感到被赋予了一道内心之光，他们渐渐意识到这种禀赋在他们朝向一个多重而又连续的身份发展过程中的意义。多克特罗往往赋予主人公(也是叙事者)一种指引明灯，最终指向一种灵知启示。乔那种愤怒的挫折感来自于他直觉地认识到他自己在默默地观察，洞悉和领悟的过程中始终是孤单的，独一无二的。尤其在《上帝之城》中作为天主教牧师的帕姆所经历的信仰危机便是一个精神流离失所的典型例子，他始终感觉与自己的信仰疏离，被孤独感和异在感围绕，而最终通过改宗(加入犹太教，或者视其为获得灵知)才使自己获得拯救。

同样在《上帝之城》中，叙述者艾弗瑞特在对歌曲“星尘”的解释中，把寻找光看作一种对永恒之爱的热望。尽管我们在此世今生永远不会找到这样的爱，但我们却会一直向往它。这就像是对诸如爱，自由，正义，真理的永无满足的渴望的“哀悼”，所有这些都是遥不可及但却又在某处永远存在着。在这部小说中，浪漫爱情的存在被视为某种宇宙联系的标志。对爱情的向往与歌颂也是浪漫主义的重要表现内容之一。爱是短暂的，就像所有人类之间的联结那样，或许正是这种转瞬即逝的特质驱动人类的意识去追寻这种最缺乏理性的欲望——一种与他人最完美的联结。而联结(connection)在灵知教派神话中则意味着人的回归神性，与神重新合一，是人的最终归宿。

以上的例子中，对光、异在感、作为人际联结之纽带的爱及此世、彼世的影射无疑闪着灵

知主义思想的光芒。

5. 结语

对于生活在当代的多克特罗，我们很难把他与他从事写作的时代精神分离开。多克特罗把文学传统与艺术创新巧妙地结合起来，为自己赢得了评论界和大众的双重声誉。在人们过多地强调了多克特罗作品的后现代主义写作风格及其政治、历史倾向之后，我们应该拓宽视野，力图揭示出其作品后现代主义话语范式之下所蕴含的超验的以及更具精神关怀的人文主题。本论文认为多克特罗是一位在后现代语境中写作的富有浪漫主义情怀的灵知论者，试图对国内外多克特罗研究的内容和视野做出拓展，希望新的思想源泉可以为多克特罗研究带来启发，对其把历史和想象的文本并行的文学创新进行重新阐释，以修正评论界对他的标签式的评价——后现代主义作家。从而为这位独具慧识，颇有建树的作家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注入新的活力。

参考文献

- [1] Bevilacqua, Winifred Farrant. "An Interview with E. L. Doctorow." *Conversations with E. L. Doctorow* [C]. Ed. Christopher D. Morris. Jackson: U P of Mississippi, 1999. pp.129-143.
- [2] 约纳斯.《诺斯替宗教 —— 异乡神的信息与基督教的开端》[M].张新樟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年。
- [3] Donovan, J. *Gnosticism in Modern Literature* [M].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90.
- [4] 刘晓枫.《灵知主义：从马克安到科耶夫》，见刘晓枫编《灵知主义与现代性谋杀》[C].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2001 年，第 1-67 页。
- [5] 陈俊松 .《栖居于历史的含混处 —— E. L.多克特罗访谈录》，《外国文学》[J]. 2009 年第 4 期, 第 86-91 页。
- [6] Bergström, Catherine Walker. *Intuition of an Infinite Obligation: Narrative Ethics and Postmodern Gnostics in the Fiction of E. L. Doctorow* [M]. Frankfurt: Peter Lang GmbH, 2010.
- [7] Morris, Christopher. "Fiction is a System of Belief." *Conversations with E. L. Doctorow* [C]. Ed. Christopher D. Morris. UP of Mississippi, 1999. pp.165-181.
- [8] Doctorow, E. L. *City of God*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0.
- [9] Bloom, Harold. *Omens of Millennium: The Gnosis of Angels, Dreams and Resurrection* [M]. London: Fourth Estate, 1996.
- [10] Doctorow, E. L. *Creationists*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 [11] 张新樟.《“诺斯”与拯救：古代诺斯替主义的神话哲学与精神修炼》[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
- [12] 杨仁敬.《关注历史和政治的美国后现代派作家 E. L.多克特罗》，《外国文学》[J]. 2001 年第 5 期, 第 2-7 页。
- [13] Weber, Bruce. "A Chronicler of the Past Catches Up." *The New York Times* [N]. (March 9, 2000):E1, 10.
- [14] Doctorow, E. L. "A Multiplicity of Witness: E. L. Doctorow at Heidelberg." *A Democracy of Perception* [C]. Eds. H. Fried and D. Schultz. Essen: Die Blaue Eule, 1988. pp.183-98.
- [15] Doctorow, E. L. *Loon Lake* [M].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9.
- [16] Doctorow, E. L. *Billy Bathgate* [M]. New York: Harper, 1989.